

草莽英雄传

孔祥书 焦义来

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BK68123

孔祥书 85/1来
1247.5

草莽英雄传

2513
山东文艺出版社



内 容 提 要

江湖好汉程伯勋，因行侠仗义，而身陷囹圄。我陇海支队深入敌穴，将其搭救。程伯勋出狱后，得知当年的一伙草莽出身的结拜弟兄，都拉起杆子，成为各霸一方的土匪司令。此时，国民党反动势力正在重金收买这伙匪首。程伯勋配合我党的抗日武装，同反动势力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夺。而这伙土匪头子，却选择着不同的道路：身有八房姨太太的卜三响鞭，虽不乏侠肝义胆，但终因匪气十足而自走绝路；淫荡不羁的女匪首二大辫，因追恋我陇海支队参谋长谷子元，才决心改邪归正；胡罗头、石福启、四叫驴等，也都是些既可悲又可怜的传奇式的人物。

至于程伯勋本人，虽经斗争的锻炼成长为我军的指挥员，但其家庭，却演出了一幕悲剧：爱妻春阁在其被判处终身监禁后，改嫁他人；他越狱后，苍嫂一直钟情地爱着他，他却奉守着旧的伦理道德，不敢与她结合，两人在情感上都经受着难以忍受的煎熬。

这部小说，大胆地写了世态人情和人的性爱，而且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，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作品。

草 莽 英 雄 传

孔祥书 焦义来

*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4.375印张 2插页 310千字

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6,800

ISBN7—5329—0000—2

I·1

统一书号10331·289 定价 2.50 元

时值正月，浓重的夜幕，终于从那灰青的晚天，款款地降落到坦阔而僵硬的鲁西南平原。

这些天，有多少人在这黑夜里诅咒，忧虑不眠，悲哀绝望；又有多少人祈愿夜幕早垂，好带着金银宝器和娇妻美妾，在这夜色中悄悄南撤……也难怪，谁让山东省韩复榘主席，不战而从津浦路退到这里呢？前天，韩主席带省府停驻在这里，而他的第三路军的十万人马，则象滚瓜似的，在各条道上继续退向陇海铁路。这一股强劲的溃退风，立刻吹怯了周围各县官员。他们再也顾不上晋见主席，活象拆窝的老鹅，忙着与家人收拾东西……一时间，各座县城人声鼎沸，车马进进出出，官不管民，民不问官……

然而，这座居于平原核心的素有“天下之中”之称的古城，却没有那膨胀的喧嚣和恐怖的紊乱，仿佛那高大的城墙，和那黑洞洞的瓮形城门，将这里与外界完全隔绝了一样，显得格外地安静。只有几只饿狗，在什么地方偶尔发出无力的吠声。那暗淡的星光，似乎无力穿透这厚重的夜幕，使古城一片阴黑。

可是，坐落在城中县衙内的五间楼，此时却亮着灯光——那是县长陶荣礼在办公。借着窗户透出的光亮，看得见几个扛枪的警察，在县府大院内缓缓游动。

三更时分，古城更静了。除了城外原野上西撤部队的辚

辚车声和萧萧马嘶，城内大街小巷没有任何响动。

这时，县衙西侧白土山上的监狱，突然亮起了一片灯光。不大会儿，那大墙内猛地响了一枪：“叭勾儿——”六五子弹掠空而过，就象钝刀裂帛一样刺耳惊心。紧接着，传出了两声惊恐的喊叫：“来人哇！大土匪程老二勒死人啦！”

“警长，快来呀！程伯勋要越狱了！”

跟着这极度惶恐的变调的喊叫声，监狱的两扇大铁门猛然被撞开。“哗啦”一声，铁门碰到了砖墙上。这震耳欲聋的响声，顿时撕破了白土山上的寂谧。随即，一头公牛般的人影，凶猛地奔出了幽暗的监门楼。从狱内射出的微光中，隐约望见这个被称为大土匪的程老二，体态凶猛，步伐雄健，硕大的脑袋长着魔鬼似的长发。由于跑得迅猛，长发被迎面扑来的夜风高高掀起，活象一头发怒的狮子。他的左臂强悍地挥动着。右手挽着一串磨得发亮的镣铐，身子躲闪着可能射来的子弹，急速窜下白土山，跨过了范蠡街。当山上扑下一片纷乱的脚步声时，他早已闪入了幽深的西施巷。这条巷内铺着石板，被程老二的脚步声震得一片山响。

“关城门！快关城门！给我分头追！他妈的只想着撤！陶县长还没走呢，你们慌什么？”又瘦又高的警长，光头跑下山来，看样是没来得及戴帽子。他奔到范蠡街口，跺脚挥枪，驱骂着一群从山上和县衙里赶来的看守。随即，那些人顾不上点火把和风灯，就象猪崽追母似的呼叫着，分十几股向西施巷围堵。

听着渐渐逼近的脚步声，程老二窜得更快。突然，一面高墙挡住去路——西施巷到了尽头。程老二扭头想往回跑，

但他立刻望见了追兵刺刀上的寒光——这时，他才真正知道什么是狗急跳墙了。他一咬牙，后退两步，然后疾速冲向高墙，当距大墙六尺远时，他猛然腾空而起，雄鹰一般跃上墙头，翻到墙那边去了。六七个看守追到墙下，急忙喊着搭人梯。

听着墙那边看守的叫骂声，程老二忽然留住脚步，内心泛起了一股强烈的报复的欲念。只见他将铁镣往颈上一挂，猛紧下腰带，扎一个马步，双臂伸平往腋下一抽，同时狠吸了口气；随后一跺脚，火山爆发般“嗨”了声，他那凝聚了千钧之力的脊背，撞向那面高墙！只见那高墙颤动了下，随即便缓缓地倾倒过去。刚爬到墙腰的看守们见状，立刻跳下来，嚎叫着向外滚爬。随着一声地雷般的轰响，大地剧烈地抖动了。而巷两边的那些老墙，承受不住地面的颤动，忽然起了连锁反应，接二连三地往巷内倾倒。两个从大墙下逃命的看守，又被坍塌的小墙砸死在石板上。

盯着眼前腾起的尘雾，程老二得意地“嘿”了声，伸手拎起铁镣，向范蠡当年的养马场奔去。他想穿过养马场，赶赴南门。谁知，养马场早有人影绕过来，他只好扭身向西奔。刚靠近宽阔的范蠡湖，那边就“砰”地一枪，子弹穿过了他的左腋。他抬头一看，七八个黑影从湖边站了起来。他骂了声“奶奶的”，车转身又奔向南面，跳进了一所破旧的院落。

“快来哇！程老二进屋了！”一个爬上院墙的看守喊。

累得“呼呼”直喘的警长，闻听急忙跑过来，用袖筒抹下脑门上的汗珠，连声喊道：“堵门！快堵门！——妈妈的，程伯勋这下可跑不脱了！”

看守们也一阵轻松，蜂拥进院，成“U”形堵住了屋门。但他们推推搡搡，谁也不敢先闯进去捉拿程老二。警长紧了紧腰带，照屋内开了几枪，随后捏着手电筒跃进屋，十几杆捷克式也立即跟进了门槛。然而，屋内却空空如也。警长照遍各个角落，除了刺鼻的霉潮味，根本不见程老二的影子。他往梁上一照，发现那挂满灰尘的蜘蛛网已被拨开，屋顶有个笕桶大的窟窿，往下直透凉气；四五颗寒星，嘲笑似地闪烁着辉光。

“奶奶的！程老二破屋跑了！”警长顿时拍腕大叫，“快向南门追！快！”

看守们活象乌鸦出窝，一个接一个地闪出屋门。

忽然，一个骑在墙上的家伙，用大枪斜指着对面的房顶喊：“在那里！在那里？程老二刚跳下……”

“砰！”附近一声枪响，那家伙猛然缩下脖儿，一头趴在墙上，再也不吭声了。

就在众人愣神的时刻，那边屋顶上又打来几枪。随即一个人影从屋顶落到地上，接着就是一阵急急的脚步声。

“程老二的同伙！快追，统统给我捉住！”警长放了两枪，带人循声撵了过去。在警长手电筒的光亮中，可望见前面奔跑的那个人，是个比程老二更高大的汉子，而且很年青，两手各提一把驳壳枪。他虽没有程老二凶悍，但也显得勇猛如虎。他那粗壮的身躯，时而闪在墙角，时而隐进杳晃，还不时地向追兵开枪。每声枪响，他都能听到一声致命的惨叫。他的准确的枪法，打得看守们想追而又不敢逼近。那程老二得此掩护，很快靠近了南门。

“他奶奶的，给我开枪！”警长火了，晃着手电筒叫骂。不

料电筒刚捏亮，前面暗影里“砰”地一枪，击碎了他的手电筒，并把手背打穿了。“哎哟！”警长这一声叫，吓得看守们不敢再追了。这警长倒是一个有種的家伙，见状忙吮去手上的血，叫骂着率先追上去。

这时，十几个警察挑着风灯，已经跑到了南门。阴森的城墙三丈多高，而外壕的水也有两人多深，越墙是不可能的。这座青史留名的古城，其南门，有里外两座城门楼，中间成一幽暗的瓮形。据说，凡出过“娘娘”^①的地方，无论是寨门还是城门，都要修成瓮形，外加一个拐角。公元前202年，刘邦平了项羽，在城外汜阳河边的“受命坛”登基做了皇帝。圣驾回洛阳时，他曾带本地女戚姬，从城内经过。因而，这座古城的四门，都是瓮形城门，外加一个龙形拐角。

当程老二扑到南门时，八个警察大背着枪，正吃力地关里城门；四个警察则跑步去关外城门。就在里城门将要关闭的时刻，八个警察猛听背后传来“嗖嗖”的风声和急促的脚步声。他们扭脸一看，只见一个凶神恶煞般的人影狂扑过来。他们登时惊得兔子似地跳起来，端起枪叫道：“站、站住！程老二，你、你……”

“快放你二爷‘出水’^②，不然，我把你们统统砸成肉饼！”程老二惊马般跃过来，“哗啦啦”抡起了铁镣。

八个警察惶然后退一步，纷纷推弹上膛。程老二甩起铁镣砸来，三个警察同时倒下；另一个慌乱中开了枪。程老二“啊呀”一声扑在地上。其余的见程倒下，便一拥而上。谁

①娘娘：鲁西南俗称皇帝的配偶为娘娘。

②出水：江湖术语，逃跑的意思。

知还未将其按住，那装死的程老二又抡镣照着一个个脑袋砸去。两个警察惨叫一声，脑袋迸出了血浆。程老二并不老，只有三十五六岁，他一个鲤鱼打挺跳起来，窜出了还未闭严的里城门。剩下的警察迅速拉开门，半跪着托起枪，瞄准了那闪动的身影……

“砰砰砰……”背后两串子弹飞来，几个警察象风吹谷草捆子，一个接一个地跌在地上。随着一阵急迫的脚步声，那条牛高马大的年青汉子，挥枪窜来，发疯般跳过死尸，奔出了里城门。

正欲关闭外城门的四个警察，一看程老二突出里门，便顾不得再关外门，老鼠见猫似地溜上城门楼，想居高临下将程击毙在城墙内外。不料刚举起枪，就被后面那年青汉子发觉。他急忙举起双枪，连发射击，那四个人身子一软，枪一丢，全部倒毙在城墙内坡上。二人趁机窜到了城门外。

南门外的郊野，是一片开阔的麦田，除几道沟渠外，什么障碍物也没有。因而程老二一踏上麦田，就向东南方向急奔。由于整个身心被刚才的疯狂情绪所驱使，他并没有察觉后面那汉子在掩护自己。所以当他听到渐渐跟近的脚步声时，遂急奔几步，隐在一道土渠后，待那汉子冲过来，他便纵身一跃，来个饿虎扑食，将那汉子摁倒在地……

“二叔，您别打！我是四大爷派来保护您的！”那汉子死命抓住他的手，低声而急促地喊。

程老二的疯狂情绪丝毫未减，对方的话根本没听见，他举起拳，要往死里揍。可那汉子也真有牛劲，程老二的胳膊被他抓着，拳头怎么也砸不下来。

一群看守追出了南门。

“二叔，我真是四大爷派来的！”那汉子气喘着望下追来的人，“四大爷让文苍大娘给您捎信，打算在五更进城劫狱，谁知您竟在三更就一人越狱了！您的胆子可真大哇！”

听到这些，程老二才恍然大悟，立刻住了手。

“二叔，快走！陶荣礼的人撵上来了！”那汉子又从怀里抽出枪，让程老二头前跑。程老二瞥眼他手中的枪，迟疑着不动。那汉子象看出了什么，忙把驳壳枪扔给他一支，自己头前跑了。

“你跟四哥干几年了？”程老二接住枪，麻利地顶上子弹，跟在那汉子的腓后。

“三年了。二叔！”那汉子回下头，说，“我爹和四大爷是好朋友，他原是给一家大户守院的。那年四大爷带人打‘围子’^①，我爹给他老人家偷开了寨门，让那家大户用土炮轰死了。我那时还年小，四大爷就认我为干儿子，让我在四大娘身边打杂。前几天，四大爷说我已经长大了，就让我到司令部的直属队——车骑班里当兵了。”

“嗯！你叫啥名？”程老二缓和了口气。

“我没大号，四大爷称我忙牛，您也这样叫吧！”忙牛又回下头说。

“你咋一人进城来了？”程老二又问。

“四大爷决定，部队五更进城救您；可俺的参谋长想得周到，怕陶荣礼和安天国趁撤退对您下毒手，就让我先进了城，埋伏在监狱附近。只要发觉陶、安二人有举动，我就先下手为强。”

^①围子：指有寨墙的村子。

“忙牛，四哥现在在哪里？”

“就在前面那个村里。”

后面的枪声和叫骂声，渐渐地弱了下来。当他俩离城六里时，身后便是一片寂然了。只有远外那几条官道上，闪动着一道道光束，传来战车隐隐的轰鸣声——那是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第三路军，和河北省各将军的流散队伍。他们在昼夜不停地向陇海铁路和开封撤退。此时，尽管日本鬼子的炮声还听不到，但他们已经得了严重的“恐日病”。

二人又紧跑一阵，来到了一片荒无人烟的野地。他俩环视着静谧的四周，忽然间感到一股极度的疲乏，迅速地袭上身心。程老二把枪的保险关上，然后插进腰里，就一手拉住忙牛，向前面那片阴森的坟林走去。

这片坟林是一块红土高地，方圆百亩。据传，在春秋时，麒麟曾经过此地，留有足迹，故而这块高地唤做麒麟坡。而在宋元明清四朝皆有高官的卜姓人，选中这块风水宝地，集资修成了坟地。程老二知道，在这冀鲁豫边区，卜姓人多出豪富枭雄，是仅次于安姓人的名门望族。所以这片坟林的幽深雄奇，也仅次于著名的安家林。然而，自大清被推翻后，卜姓人就没再出官宦人物，甚至连个七品官也没出。直到现在，卜姓家族多数人流于一般百姓，少数人混迹江湖，成为当地闻名的巨匪。象卜三响鞭等人，就从另一方面将卜姓家族的声名远扬。自然，卜姓人不用派人守林，也无人敢到麒麟坡盗坟。

程老二和忙牛一进入坟地，就感到一股寒气侵入肌肤。那一座座高大的坟茔，一棵棵由招魂幡长成的柳树，还有那乌黑如云的柏树，奇形怪状的石兽，构筑别致的碑楼，一同

构成了一种幽静的氛围；而这种氛围，却令人感到毛发悚然，背冷心寒。置身在这里，就觉得那一座座坟丘内，一片片荆棘丛中，一个个石兽后面，潜藏着一个个青面獠牙的恶鬼。

然而，他俩却没有感到丝毫的恐怖，倒十分乐意进入这个不靠村庄，不挨道路的场所，正象盗贼得手后想找一块不毛之地销赃一样。

“忙牛，就坐这里，咱爷俩好好歇会儿。”在一棵歪脖子柳树下，程老二站下来，亲切地望眼忙牛。

程老二隐隐看到，忙牛虽然牛一样粗壮，但年岁也不过二十左右。这小子乍看好象粗笨呆痴，其实在紧要关头，他相当矫捷机敏，是个挺不错的“小牛犊子”。

“他个舅子！陶荣礼关了我四年，憋得我好难受哇！”他扶着柳树干，慢慢坐在一堆糟烂的树叶上，仿佛卸下了千斤负荷，长长地、舒畅地吁了口气。

忙牛扫眼四周，也关上枪的保险，把枪插进怀里，双手将枯叶扒到二叔身边，一屁股坐下来，孩子似地偎到他身侧。但话还没出口，热烘烘的带有大葱味的鼻息，就“呼呼”地喷到了对方脸上。“二叔，听四大爷说，您精通少林寺绝密正统拳术——大架佛汉锤，可当年咋让陶荣礼那伙笨蛋给拿住了？”

他似乎一动，盯忙牛一眼，却没有吭声。他凝视着面前的黑暗，心绪好象一下进入了漫长的、沉重的回忆。

“二叔，咱这里的人，谁不知您是条好汉？可安天国那老儿，为啥告您是……是七十二道杠①的大掌柜呢？”

①七十二道杠：江湖行话，即七十二人。

他依然没吭，也没动。只是抬起眼帘，盯着前面那墨黑的柏树冠。这树冠遮住了星辰，象雨云一样凝重，仿佛在一点点向下压来。他的喘息变得粗重了。

“听说，您原先也是……穷光腚猴！”

“奶奶的，我程伯勋要是大户，谁他娘还给安天国看坟林！”他突然砸了下大腿，发起了无名之火。

忙牛吓得一愣，不敢再问下去了。

其实，他不讲，忙牛也知道他的身世。他是南面程双楼人，大号称程伯勋，绰号“程二大头”。他武功出众，为人忠诚，爱仗义执言，好打抱不平。人们都敬称他“二哥”。

程伯勋弟兄五人，他排行老二；四年前，他与马文苍、卜三响鞭、胡罗头、石福启结为拜把兄弟时，他又排为老二。当然，人们称他“二哥”，还有另一层意思。在鲁西南这片古老的土地上，“二哥”这个称呼，蕴含着一种很深的敬意。在桃园三结义中，关公被称为“二哥”；瓦岗寨的秦琼，也被称为“二哥”；还有水浒及捻军中的好汉，又被称为“二哥”。而这里的人们，素来仰慕这些英雄人物。无形中，“二哥”这个称呼就是英雄好汉的代名词了。因此，人们将程伯勋称为“二哥”，是十分自然的了。

程伯勋的父亲程大歪在世时，是程双楼的地保，家有一顷好地。那一年，这一带遭了蝗灾，庄稼全被蝗虫吃光。程大歪不忍逼迫乡亲们卖儿鬻女，缴纳税银，被官府用大板活活击死。不久，他的一顷良田就被豪强趁机夺占了。因老地保得罪了一些人，他死后，那些人就处心积虑谋害他的儿子。程伯勋的大哥和五弟，被人害死在河里；他的三弟和四弟，被人用竿子捅死后，碎尸百段扔在自家门口……这一幕

幕惨状，强烈地刺激了程伯勋。他为了不再受欺，进行自卫，就放弃了读书——此时，他也读不起书了。他步行八十里，拜古营的武林高手刘琦为师，习练拳术。学艺六年，终于得其真传——大架佛汉锤。由于世道混乱，程伯勋出师后，为了养活母亲，就为一些大户商贾做保镖，或者打短工。而他母亲，则在家里织陶布。她织的布拿到城里白土山下去卖，七八家布店都抢着要。这样，母子俩的生活，才勉强过得去。至于程伯勋想娶个媳妇，那是不可能的……

一阵阴风吹来，牯牛不由地打了个冷颤。他觉得贴身的衣服，变得又湿又凉。牯牛毕竟是个孩子，耐不住沉默，他望着盘腿而坐，一言不发的程伯勋，还是壮了壮胆，小声地说：“二叔，安天国为啥要找您看坟呢？您为啥答应他了呢？您有武功，干什么不比守坟有意思！”

听到这些，程伯勋扭过脸，望着这个憨厚的后生，慢慢地启开了嘴唇：“牯牛，这些，四哥没说过吗？”

“四大爷说过，可没在我面前说。”

“你要真想知道，我就告诉你——我是很不愿谈这些的。”程伯勋又转过头，扣着胸襟上的扣子，“在我们这三省八县的地盘上，没有人不知道安天国那老匹夫的。安府是武举世家，安天国是安府最后一个武举，也是一个文武双全的老家伙。他占的土地不算最多，只有七百多顷。可他府内的东西，却是很多。正因为富得流油，一些二门人^①和江湖好汉都想找机会吃他。可安天国防得很严，光护院的武术队，就有三百多人枪，还有几十个长工……不过，终于有一天，安天国丢了脸——他的三座祖坟被人盗了，骨头扔得遍

^①二门人：土匪们的自称。

地都是，陪葬的金银宝器，被扒得一干二净……第二天，安天国同家人祭过祖宗，重新修好坟墓，就带着武术队到程双楼找我，请我给他看坟，答应租给十五亩坟地，收成三七分；每月还给三十块大洋。当时，我不愿再过那种险恶的江湖生活，很想种地养活母亲，到头来盖座屋，娶个媳妇。于是我就答应他了。那么大一片坟林——比这块要大得多，整天就我一个人转来转去，简直寂寞透了。

“我的师兄马文苍——对，就是你说的文苍大娘的丈夫，是一个结交很广的好汉。他常带三个朋友到坟地找我闲聊，送给我大洋，给我酒肉，帮我种地，还陪我打牌——当然，我也帮他们打架——他们常和富家子弟打，而我自小就喜欢打架。因而我们常常惹下麻烦。不过，要没有他们，我不知要失去多少欢乐……后来，我才渐渐知道，文苍哥带来的这三个朋友，都是杀富济贫的好汉，在这一带拉起了几十人枪的杆子。那个长一副马脸，生两只斗鸡眼的卜山伦——就是现在的卜三响鞭，当时是个大掌柜；另一个叫胡罗头，是个二掌柜，好吸大烟，细挑个，黄面皮，很瘦；还有一个叫石福启，车轴汉子，长得十分扎壮，刚刚当上三掌柜……他们带着近百人枪，东打西杀，吓得这一带的富户——除安天国以外都主动巴结他们，按月送给成车的大洋，就连县长陶荣礼，也不敢轻易找他们的麻烦。那天夜里，三个人带着队伍来了，卜三响鞭对我说，只要我肯入他们的杆子，他就推我做大掌柜。我当时已有妻小，考虑再三，没有答应。但常常给他们帮忙——无论是肉头①还是财宝，大多是我给他

①肉头：江湖行话，指绑架的人质。

们藏在坟地或者家里——幸好都没有出事。但后来，他们终于背着，惹出了一个大祸……”

“惹了啥祸？二叔。”忙牛问道。

“那天，我提前一日从安家林回家，给我娘过六十岁生日。我的师友大都来了，可是文苍哥、卜山伦、胡罗头、石福启，还有四哥王丽泉——就是你现在的四大爷，他们没来。我当时很不高兴。四哥是官府追缉的对象，不来还有情可原，可文苍哥和卜、胡、石三人不该不来呀！谁知吃午饭时，文苍哥一人慌慌张张地跑来了。他把我拉到一边，告诉我说，卜三响鞭带着几十道杠，在昨天夜里潜入安家坟，一气掘了六座祖坟，可哪想到，安天国的武术队悄悄地将他们包围，他们全被活捉了。安天国在明天正午时分，要将这些弟兄全部杀掉，血祭他的列祖列宗。我当时很害怕，我已和安家订了协约，坟林出事就找我算帐。现在六座祖坟被盗，安天国那老匹夫岂能饶我！何况我和三人还是知心朋友呢！苍哥看出了我的心思，就说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铤而走险，劝我立即召集师友，和他们一块救出三响鞭等人，然后扯旗拉杆子造反。我忘不了文苍哥说的那句话：‘英雄在世，宁为跼之盗，不为惠之贤。中原逐鹿，大者王，小者霸，西狩获麟，食其肉，寝其皮。’我听后感到的痛快淋漓，当即就决定豁出一切，同弟兄们一块闯江荡湖。我把母亲、媳妇和儿子送到苍哥家，让心地善良的苍嫂照看着，随后我就跑到陇海路边，找到正在招兵买马的四哥王丽泉，请他帮助去洗劫安家坟……”

“四哥的家就在陇海路边的王碱场，只有四间无瓦的破草房。他排行老四，从他爷爷那辈起，他家就以做小盐为

生。可那时官府禁止做小盐。因此他的三个哥哥都因卖小盐被盐巡打死。十五岁那年，父母双亡，他在家实在活不下去了，就跟闯江湖的舅父当马弁。他立志长大后要拉一支队伍，杀富济贫，铲恶除暴……直到在开封和杨静嫂子结婚，他才带着苦心拉起的一千多人枪，投靠了吉鸿昌将军，任二十一军特务团团长。民国十五年，他又在国民革命第五军任团长。后来，四哥看到国事日非，遂解甲归田，广交江湖好汉。一年未过，他和杨静嫂子又拉起一支四百人的队伍，打得陶荣礼不敢轻易出城。

“我和四哥的相识，还是文苍哥介绍的。我和他交往虽然不长，可我们的关系却情同手足。所以我一提出要求，他就满口答应。洗劫安家林，可能要冒风险，但冒风险他也要帮助我们。我知道，四哥这样慷慨，不仅是看我的面子，而且他和卜、胡、石三人的关系也不错……”

“谁知，当我们匆匆赶到安家林时，已经晚了，安天国提前动了手……”

“那些人都被杀了吗？”忙牛压抑着喘息，问。

“安天国那老狗，心肠可真狠呢！还有他的狗儿子安景彦，简直就不是人种！”程伯勋抓揉着地上的枯叶，咬着牙骂道。当思绪触到那片阴森可怖的安家坟时，他心头不由产生一阵颤栗。

他至死也不会忘记，在那个冬日的中午，没有北风，只有清冷的阳光，从灰白的天空中斜射下来，照彻了闻名冀鲁豫边区的古老而幽暗的坟林——安家坟。

拂晓时，墓地东侧的空草地上，就摆上了一张巨大的黑色方桌；桌两旁，用竹竿各挑着一盏白色的灯笼。桌上，上